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中庸集編卷上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中庸集編卷上

宋 真德秀 撰

中庸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

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

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理焉則比之中和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問名篇之義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二義包指方盡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盖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時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庸之中是兼以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

言更解不得○問程子以不易為庸先生以常為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不易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是奇羞異味錦綺組繡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為定又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定理在其中矣○問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黏着曰此其所以黏着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差異便不是精密便不是中庸○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飲冷就涼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飲湯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

異便是失其中矣○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中庸之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張

子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孟詩書無舛雜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又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互相發明○呂氏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於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又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龜山楊氏曰中庸為書微極乎性命之際幽盡乎鬼神之情廣大精微無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書何也曰予聞之師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推是言也則其所以名篇者義可知也世之學者智不足以知此而妄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已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聖人所以處已者常過乎中而與不及者

無以異矣為是說者奚足以議聖學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盖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

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

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

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葢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

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佛老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復立矣○曰率性之說不同孰為是耶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為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

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率性之謂道蓋曰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合而言之道也是此義。問率字曰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問率性之謂道曰率非人率之也伊川解率字亦只訓循到呂與叔說循性而行則謂之道伊川以為非是至其言則曰循牛之性則不為馬之性馬之性不為牛之性乃知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耳。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無這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如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理。孟子說性善

全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已是兼帶人物而言。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修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殀夭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人上較多物上較少。輯畧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之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又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生之謂性云云此謂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又曰生之謂性與天地之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

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又曰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又曰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呂氏曰中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稟而受之是之謂性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之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

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叢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游氏曰天之所以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此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夫知天命之謂性則孟子性善之說可見矣或曰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楊氏曰天

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修焉率之而已楊雄謂學以修性非知性也故孔子曰盡性子思曰率性曰尊德性孟子曰知性養性未嘗言修也然則道其可修乎曰道者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為之防範使過不及者取中焉所以教也謂之修者蓋亦品節之而已。又曰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

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慎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豪

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

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睽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微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為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豪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豪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已

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慎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切要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慎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慎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問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伊川却云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何也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

做底道理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不可已者伊川所言是為闢釋氏而發蓋釋氏不理會常行之道只要空守著這一箇物事便喚做道與中庸自不同。問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之云曰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饑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

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頌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是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又曰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慎何用更學道為為具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為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

道便見得這箇原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那物做則只是就這物上分精粗為物則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是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聽之方是則也龜山又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是道不可須臾離處。所不聞不見非是合眼掩耳便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只是凡事若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常要提起此心使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問戒慎恐懼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中庸之言必有深旨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慎恐懼。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那箇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了今人只見他說得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

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慎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慎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戒慎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慎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程子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則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問中庸所謂戒慎恐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皆是為學知利行以下底說否曰固然然聖人亦未嘗不戒慎恐懼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問伊川鬼神憑依語言為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如何曰隱微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說出來豈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葢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感於氣者自然發見昭著如此○黃灝云戒懼是統體做工夫慎獨是又於其中緊要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先生以為然○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慎獨似多了一截先生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慎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也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先生曰公莫看得戒慎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著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呼便出吸便入○戒慎恐懼是事之未形處慎獨是幾之將然處○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極者○方不聞不睹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慎獨只是一意無分別便不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慎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輯畧程子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或問游宣德記先生語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至

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學者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他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去於道也遠矣。又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又曰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

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於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獨者知為己而已○又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絶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楊氏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

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云云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豪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

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豪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旨深矣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出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

翻地覆而已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而已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啟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反為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

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

○或問程子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耶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後章記錄多失本真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

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動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才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其答動字靜字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為是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約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飲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而為旒纊所塞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而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又曰呂氏此章尤多可疑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

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少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前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邪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剌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識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問舊看程先生所答蘇季明耳無聞目無見之說亦不甚曉昨見先生答呂子約書以為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心之有知未發與目之有視耳之有聽心之有思已發不同方曉然無

疑不知足之履手之持亦可分未發已發否曰便是書不如此讀聖人只教去喜怒哀樂上討未發已發却何嘗教去手持足履上分未發已發都不干事且如眼見一箇物事心裏愛便是已發便屬喜見箇物事惡之便屬怒若見箇物事心裏不喜不怒有何干涉。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問未發之前當戒慎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矣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是瞑然只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靜字亦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先生曰是太極也。問所謂靜中有物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先生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伊川却云纔說知覺便是動曰此恐伊川說

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大綱約住執持在這裏到慎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豪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問伊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言在中之義如何曰是言在裏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問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如未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問坤卦純陰不為無陽之說如何曰雖是十月為坤十一月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

生至冬至方足得一文成耳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無陽也自姤至坤亦然。為臣必忠為子必孝之類皆是已發然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能西南者不復能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中性之德和情之德。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如射箭才上紅心便道是中亦未是須是射著紅心之中方是如致知之致亦同此義致字功夫極精密也。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財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此為在上聖人而設。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先生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得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得一家若致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

何一日克已於家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輯畧呂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呂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呂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中而出莫非道所以云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自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

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呂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度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中矣又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者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乃命名未當耳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

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已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先生曰所云非謂無豪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呂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耳

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則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爲說辭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博士當求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但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又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

發之際觀之焉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云云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

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又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麽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又曰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其中節則謂之和。又曰中者

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而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又曰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又曰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游氏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育在我而已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則三公所以燮理陰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楊氏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要也。又曰怒者喜之反哀者樂之反既發則倚於一偏而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中者不偏之謂也由中而出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一不中節則與物戾非和也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寂然不動之

時也無物不該焉故謂之大本和也者所以感通天下之故故謂之達道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茹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中一也未發之中時中在其中矣特未發耳。祁寛問曰如顔子之不遷怒此是中節亦只是中何故才發便謂之和尹子曰雖顔子之怒亦是倚於怒矣喜哀樂亦然故只可謂之和。又曰致中和致者致之也如致將去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

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

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或問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慎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

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攷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畧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聽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攷他不能盡錄也○輯略程子曰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又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謂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又曰

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閑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閑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稱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蘓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黙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矣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又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於子莫執中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這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

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為愈。游氏曰道之

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偏中也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為中和以德行言之則為中庸其實一道也君子者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或問有謂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氏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大小之中也欲求厚薄大小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為權也。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為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為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為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

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為之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絶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小不忍而為仁皆失是也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或問智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

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正

輯畧程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又曰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呂氏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當然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明曠達以中為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滅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之害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為中泥於形名度數之末節徇於耳目見聞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

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減性傷生無義以節之者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為已久食稻衣錦而自以為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既本於薄又徇生逐末不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楊氏曰若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也此知者過之也若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於塞路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舜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兩端之說呂揚為優。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輯畧呂氏曰舜之

知所以為大者樂取諸人人以為善而已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者流俗之諺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盡合乎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出與人同之道也。楊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為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為善也取諸人以為善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為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為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之所以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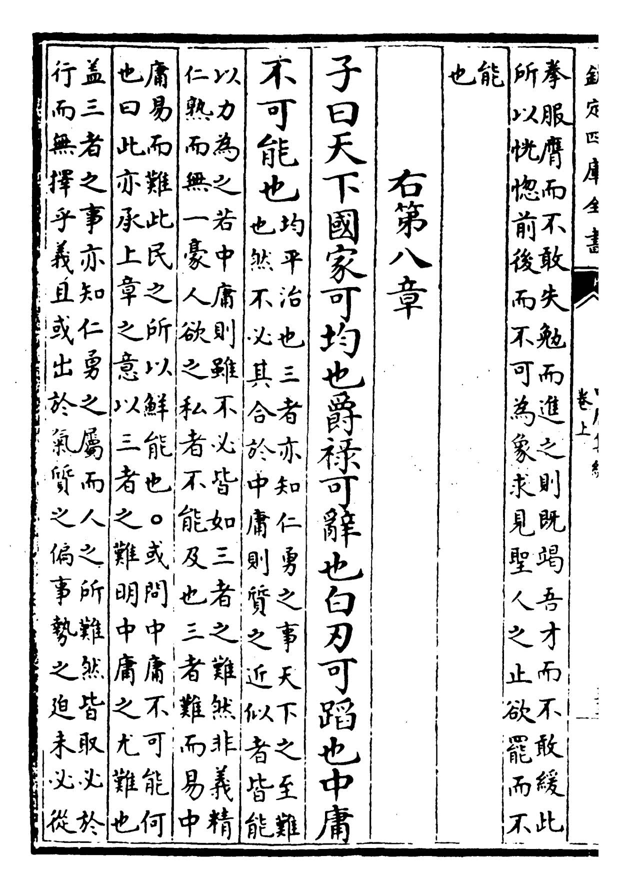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饑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

聖人其孰能之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朞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不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

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輯畧程子曰顏子擇中庸得善則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慎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思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存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則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呂氏曰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為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



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乎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

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豪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豪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輯略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呂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為言平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之所能也遜千乘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為易故以為不足學而不察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或問此章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

惟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又問中立而不倚先生曰只中立便是不倚了然中立却易得倚中立而不倚此其所以為強。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輯畧程子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

右第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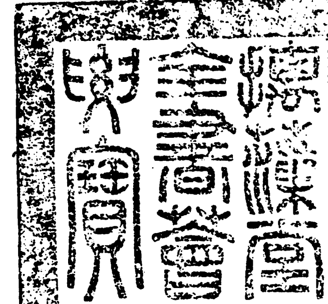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案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

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或問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為傃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畧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

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輯畧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盖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顔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顔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中庸集編卷上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繆引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中庸集編卷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中庸集編卷中

宋 真德秀 撰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内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

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

而不能生發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

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

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辭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

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别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説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先生曰形而上者就物上説費而隱者就道上説○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據先儒解當切

何不道行道之人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為説夫婦是必有意。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有小小閑慢亦不必知不必能亦可。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説是。聖人也只知得大綱到不可知處亦無可奈何但此等瑣碎不知亦無害耳。問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者而言之令以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為二者所謂莫能破則足見其小注中謂其小無内亦是説其至小無去處了先生曰然。問其大無外其小無内二句是古語是自做先生曰楚辭云其小無内其大無垠。鳶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鳶飛魚躍之説盡是分明見得道體隨事發見處察者著也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只是借此兩句形容道體。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問鳶飛魚躍如何與他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曰孟子言勿忘勿

助長本言得粗程子却說得細只是用其語句耳如程子之說却不曾下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正當處者謂天理流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勿正勿助長者亦非立此在四邊故防檢不得犯著蓋謂俱無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問中庸語鳶飛魚躍處伊川云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惟上蔡看破先生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先生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亦言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之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又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先生曰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

也先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是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錯差處亦不妨故他於此都理會不得。問君子之道費而隱云許多章都是說費處却不說隱處莫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人都分晝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覺得下面多說不去且如鳶飛于天魚躍于淵亦何嘗隱來。輯略程子曰費日用處。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又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

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又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楊氏曰道者人之所日用也故費雖日日用而至賾存焉故隱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絶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

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耳○曰子臣弟友之絶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閒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友四字為絶句則於文意皆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曰諸說如

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攷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蓋曰自此而去以至于穀纔七里耳孟子所謂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

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張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强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録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為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

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已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已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已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於瞽瞍底豫者蓋為此也如此然後膺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為得其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

曰不恕非若人之蔽於私欲而實有忮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葢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為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為天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已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已忘物則為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楊氏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

是安有此理哉至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而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已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矣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得人道了更何用治他。能改即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邪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

許多等級分明。或謂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著力下工夫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邪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輯略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以已及物忠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又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又曰盡已為忠如心為恕。或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又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

平。又曰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又曰有餘便是過慥慥篤實貌。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為博施然安能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然安得如此。又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絶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内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

其為道也伐柯斧之柄也執斧之柯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在柯猶在外睨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以衆人之道而已以衆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底豫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荅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問忠恕謝氏曰

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說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言行相顧則於心無餒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也。楊氏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忠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或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歟曰然。曰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已以及人則將使天下皆無父子無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今人有君親而不盡其心以事焉曰聖人猶未能盡

而曰恕己以及人是禍天下君臣父子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倣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

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傅者其說而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輯略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

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為己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我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

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已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為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嘗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嘗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射有似乎君子者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不中之故意者志未正邪體未直邪持弓矢而未審固邪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而何怨天尤人之有哉失諸正鵠者行有不得之況也

○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不出位之思素其位也○侯氏曰總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為對此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説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説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賢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名其所識所得之事乎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倣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賛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輯略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度待落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

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何如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忘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録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攷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攷之不知其於是理之說果如何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案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

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問或問中謂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瞀迷惑無所底止所謂其說者莫是指楊先生非體物不遺者其孰能察之之說否曰然不知前輩讀書如何也恁鹵莽像體物而不遺一句乃是論鬼神之德為萬物之體幹耳今乃以為體察之體其可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實理也○問中

庸十六章初說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問鬼神之德其至矣乎此止說噓吸聰明之鬼神末後却歸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如何曰惟是齊戒祭祀之時鬼神之理著若是他人亦是卒未曉得他須道風雷山澤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中泥塑底又是一般鬼神只道有兩樣鬼神所以如此說起又歸向親切明著處去庶幾人知得不是二事也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今又須從良能功用上求見鬼神之德始得。問中庸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引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

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曰昭明焄蒿悽愴這是人之死氣也此氣會消了曰是問伸底只是這既死之氣後來伸否曰這裏便難恁地說這伸底又是別新生了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問章句云猶言性情功效云爾性情乃鬼神之情狀不審所謂功效者何謂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問魂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及求諸陰正謂此况祭亦有報魄之說○問五廟七廟遞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遞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若不如此則是知死而致死

之也蓋其子孫未絶此氣接續亦未絶又曰天神地祇山川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此故不難曉惟人已死其事杳茫所以難説。問鬼神造化之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箇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曰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説則如何斷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説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死者是他氣未盡故憑依如此然終久亦必消了又有是乍死後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游魂爲變便無了如人説神仙古來神仙皆不見只是説後來神仙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已是説得好祖孫只是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下地生出又成樹便即是那大樹也。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

以風雨是也。又曰天天尊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伊川。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又曰鬼神是往而不反之義。又曰言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明道。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從上徹下不過如此。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又曰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又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來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又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

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呂氏曰鬼神者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耳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可遺此謂之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又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人乘見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

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雖什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謂神明之也。或問死生之說謝曰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道士封一把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生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

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用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氏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

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為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

之意猶有滯於寘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所以為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耳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之哉

○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箇物推倒他理自如此唯我有是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

○輯略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誤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

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伊川○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呂氏曰中庸之行孝悌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謂盡孝故祿位名壽之必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一本云天之於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歟○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有性焉不謂命也○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祿位名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

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朞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

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

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而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

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

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

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為不能有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

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

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

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

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因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或問涵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涵盧

之為果贏他無所攷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唯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若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

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矯強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困知

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

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凡弟婚姻欲其無相違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歛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

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

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

入神為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詭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

衷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
無所施而不利而違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
無遺矣○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
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
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
葢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
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
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
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
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
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
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
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
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
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
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

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豪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支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豪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豪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豪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

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其所疑而有所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

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豪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豪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

而贊化有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説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説脩道以仁答曰道是汎説仁是切要底。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

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横渠曰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皆一義也○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為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脩為而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知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説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説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

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問哀公問政章舊只零碎解某自讀時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序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鬬湊成篇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輯略程子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禮義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又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又曰知仁勇天下之達道雖本末有差及其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仁者以生知

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強行此五者。又曰性一也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别乎衆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於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有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無勉無思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究於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求之至之非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不足以化氣質。一本云誠者理之實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逺而萬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智之所能為此之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

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而與天無間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縱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待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雖誠而猶雜之偽雖行而未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猶不足以至乎誠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謝氏曰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止是專一實理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曽不一及誠何也楊氏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

之亦猶是耳盖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内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案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荅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盖子思删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删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中庸集編卷中



詳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繆引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中庸集編卷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中庸集編卷下

宋 真德秀 撰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或問誠明之說曰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輯略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一本云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

由學以
後之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

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

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

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止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踈近遠深淺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答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若只曉得盡如何得與天地參。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

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乘得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聖人贊天地之化育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尋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卻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輯略程子曰贊天地

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又曰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又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既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然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

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已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然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同

然皆生者各得其理則盡物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問天下將亂何故賢者使生得不豐厚佚曰氣之所鍾便如此曰有變化之道乎曰在君相斡旋之力耳若舉賢任能使政事治而百姓和則天地之氣和而復淳厚矣此天下所以有資於聖賢有賴於君相也子思曰賛天地之化育正謂是也若曰治亂自有數而任之則何頼於聖賢哉子思所以言賛化育也書亦曰祈天永命如此而已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

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本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以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

曰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
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又問其次致
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
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已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
曰正是如此○問其次致曲注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如
何曰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
一偏之善若就他身上更求其他好處又不能如此所
以就其善端之偏而推極其全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四
端隨人所稟發出來各有偏重處是一偏之善○問前
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之
直卿以為未安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
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自可見若曰只
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偏聖人具全體一
齊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問聖人用時雖發
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
間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曾以下皆是致

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曰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為氣稟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又問程子說致曲先於偏勝處發以未妥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問中庸致曲先生曰只為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與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與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數○問其次致曲曰伊川先生說得好將曲專做好處所以云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就此等處推致其極○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則形形則著也蓋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又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變化則已改其舊俗

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輯略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又曰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又曰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又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參前倚衡如有所立卓爾是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則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别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教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輯畧程

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葢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又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呂氏曰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葢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别既無方所彼即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别隔礙自然達乎神明不特前知而已。一本云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

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唯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

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

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一面說也故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著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先生曰亦微不同自成若只做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為已不是為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荅久之後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汩在誠之為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此理故有是人實有此理故有是事。誠有主事

而言者有主理而言者蓋不誠無物是事之實然至於參贊化育則便是實然之理。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荅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脉蓋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

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無耳目可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誠為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或問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問游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功廢先生曰只為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為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先生曰然○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人為孝若是不誠恰似不曾誠便是事底骨子○不誠無物不誠雖有物猶無物如禘自既灌而往者誠意一散如不祭一般○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

到半截後意思懶散慢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誠者物之終始指實理而言君子誠之為貴指實心而言○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成已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故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成已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問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成物如此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時是一般處置倉卒纔急時又有一樣處置○問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以某觀之成已却是知成物却是仁曰顏子克已復禮為仁非成已而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非成物而何○輯略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

不誠更有甚物也。又曰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又曰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知。又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藴也又曰性不可以內外言。又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呂氏曰誠者實而已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則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强力竭不倦之强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誠之所以為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

同之而已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智之道也性之所固有合外內而無間者也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梏故有內外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具仁與智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地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又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

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胎胎以至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

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繁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不察也○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徵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云聖人之德著於四方又致曲章明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惟程子云明則動是

誠能動人也又說著則明如見面盎背是著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令聞廣譽施於身之類。問悠遠博厚高明章句中取鄭氏說謂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豈以聖人之誠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乎曰亦須看他一箇氣象自至誠不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家都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注有不可易處。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輯略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也○呂氏曰實理不貳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耳乃乾坤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育亘萬古而無窮者也如使之則非實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者日新而無敝之謂也徵驗也悠遠長也天地運行而不息故四時變化而無敝日月相從而不已故朔晦生明而無敝此之謂不息則久四時變化而無敝故有生生之驗晦朔生明而無敝故有照臨之驗此之謂久則徵生生也照臨也茍日新而有徵則可以繼繼其長至於無窮矣此之謂徵則悠遠悠遠無窮者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者能積衆薄此之謂悠遠則博厚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之謂博厚則高明博厚則無物不能任也高明則無物不能冒也悠久則無時而不養也所以載物覆物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功非用而後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皆至誠不貳而已此

天地之道所以一言而盡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至誠不貳者也天地所以成者積之無疆者也如使天地為物而貳則其行有息其積有限昭昭撮土之微將下同乎衆物又焉有載物覆物成物之功哉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為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踊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天之所以為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命者如此而已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

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豪私意自蔽不以一豪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豪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爾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為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

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凝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為虛無怳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

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有。或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佛老之學只說道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著也不妨。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其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有變禮亦是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問何從而進。聖

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致廣大謂心胸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纔汩於人欲便卑汙矣。問致廣大章句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豈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是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故於此略言之歟曰也只得如此說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意累之便卑汙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濶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汙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敦厚以崇禮厚是資質恁地樸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基本。問德性問學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之意如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尋去亦有大小之意。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之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

上而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息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樸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略無些子空闕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因言某昔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為子思做又却時從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蓋某僻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他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復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令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麽細密。輯略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又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興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又曰德性

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又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是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語輕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又曰今且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

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以此三年庶幾有進。又曰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又曰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紬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為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汙合俗矣温故知新將以進吾知也敦厚崇禮將以實吾行也知崇禮卑至於成性則道義皆從此出矣居上而驕知上而不知下者也為下而倍知下而不知上者也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興知藏而不知行者也國無道不知默之足容知行而不知藏者也是皆一偏之行不蹈

乎時中惟明哲之人知上知下知行知藏此所以卒保其身者也○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又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徧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也故繼之以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楊氏曰

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措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又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又曰國無道可以卷而懷之然後其默足以容此明哲保身之道非尊養之有素其何能涵不然雖欲卷而懷之其可得乎。又曰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

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待人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烖古災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

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

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令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末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

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過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内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卼臲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喻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楊氏曰愚無德也而好自用賤無位也而好自專居今之世無德無位而反古以有為皆取裁之道明哲不為也故繼之曰非

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蓋禮樂制度書文必自天子出所以定民志一天下之習也變禮易樂則有誅焉况敢妄作乎有其位可以作也然不知禮樂之情則雖作而不足為法於天下矣故有其位無其德亦不敢作也况無其位乎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吕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通唯呂氏一說為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為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耶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

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問建諸天地而不悖以上下文例之此天地似乎是形氣之天地蓋建諸天地之間而其道不悖於我也先生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呂氏曰君子之道必無所不合而後已有所不合偽也非誠也故於身於民於古於天地於鬼神於後世無不合是所謂誠也非偽也物我古今天人之所同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

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

德之川流紏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内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賛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正位辨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川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而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輯略

程子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如俗言敦本之意。又曰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合德。張子曰接物是皆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更須大體上求尋也。呂氏曰此言仲尼譬天地之大也其博厚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冐天下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監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而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敦化也○一本云祖述者推本其意憲章者循守其法川流者如百川派別敦化者如天地一氣○又曰五行之氣紛錯於太虛之中並行而不相悖也然一物之感無不具有五行之氣特多寡不常耳一人之身亦無不具有五行之德故百理差殊亦並行而不相悖○游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體元而亨利物而正一喜一怒通於四時夫是之謂律天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五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修下襲水土則地理之異宜全矣故博厚配地無不持載高明配天無不覆幬變通如四時之錯行照臨如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是謂並育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久或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相悖動以利物者

智也故曰小德川流静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言川流則知敦化者仁之體言敦化則知川流者智之用○侯氏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辯也

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説見音現説音悦○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

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先生曰便只是這箇物事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廣充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睿知聰明足有臨也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能服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聰明作元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底要那聰明○問文理密察先生曰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無不詳密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

。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溥博淵泉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沈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辯略程子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臨而不容不足以得衆容而不執不足以有制執而不敬或失於自私敬而無别或無以方外非成德也溥博如天則其大無外淵泉如淵則其流不窮淵泉言有本也而時出之則其流不息矣故民莫不敬信而悅服凡有血氣之類莫不尊親則與天同德矣故曰配天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唯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豪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問知天地之

化是與天地合否荅曰然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

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

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

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踈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

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為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為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人敬信之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為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乎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為非大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

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為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踈闊惟以此章為再序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問衣錦尚絅章首段雖是再序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縁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臭則至矣○問知風之自答曰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所對著○問知微之顯先生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見得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曰恐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縁有錦在裏○中庸末章恐是說只有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是不收向裏做時心便粗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來中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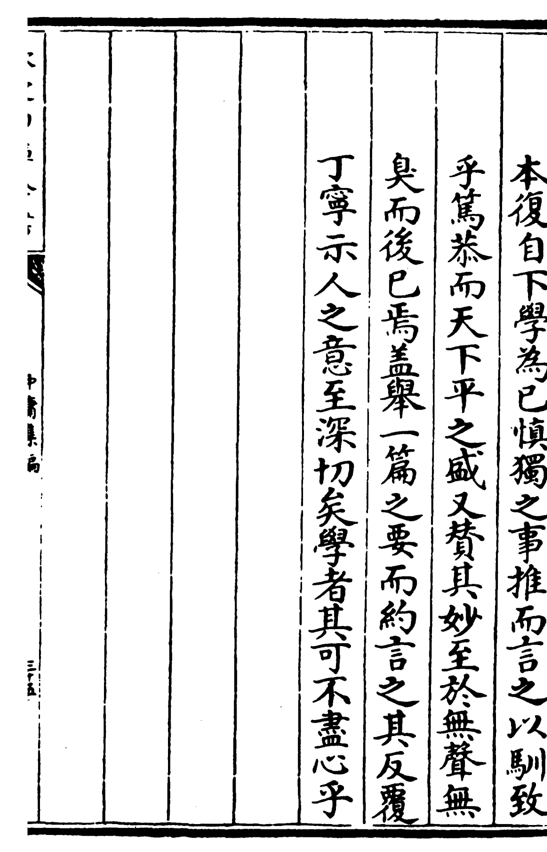
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却事事有末後却復歸結於一。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令人說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耳。問不顯其德案詩中例是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便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此段自衣錦尚絅闇然日章漸漸收斂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不可知處曰無聲無臭至矣。因問孔子空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苔云以某觀論語之意自是孔子叩鄙夫鄙夫空空非是孔子空空顏子簞瓢屢空自對子貢貨殖而言始自文選中說顏子屢空空心受道故疏論語者亦有此說要之亦不至如今日學者直是懸空說入玄妙處去也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中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

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令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解略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便是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又曰云云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又曰聖人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又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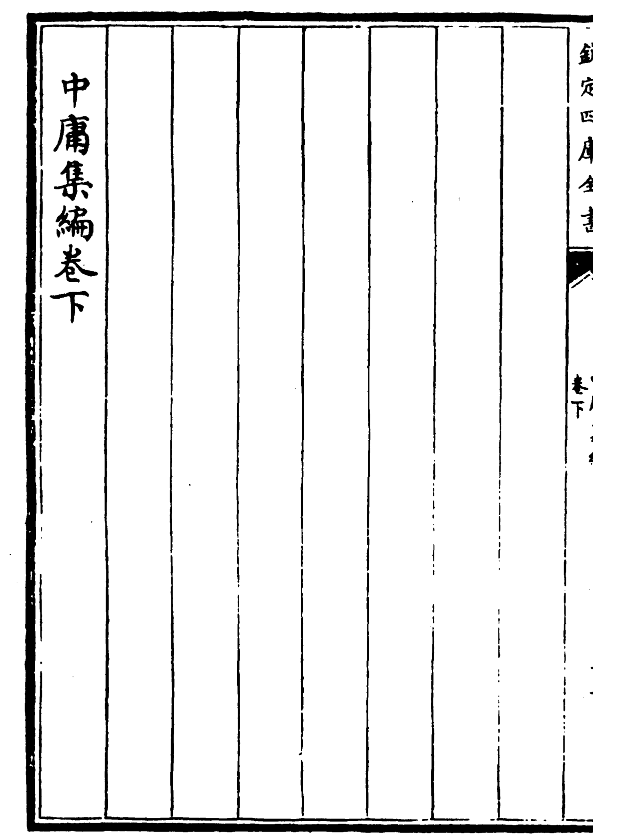
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又曰毛猶有倫入豪釐絲忽終不盡。又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爲乍見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言語。又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歛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此一事甚當。張子曰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游氏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所不見乎言愼獨也。楊氏曰君子之道充諸內而已故闇然而日章小人務外而不孚其實

故的然而日亡此衣錦所以尚絅而惡其文之著也淡疑於可厭簡疑於不文温疑於不理淡簡温所謂闇然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則闇然而章矣此充養尚絅之至也。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以其無適而非道也故於不聞不睹必恐懼戒慎焉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其充此之謂乎。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盖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益其所以為至者乎。又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侯氏曰不愧屋漏與慎獨不同。又曰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序入德成德之序也。又曰子思之書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無窮非玩味力索莫能得之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



本復自下學為己慎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集編卷下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繆引吉